



啼鵲

陈 一 凡

啼 鹃

陈 一 凡

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

封面画 李 亚
题 图 丁晓峰

啼 鹃
陈 一 凡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6 印张 4.125 插图 4 字数 70,000

1984 年 8 月第 1 版 198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—8,000 册

书号：10100·763 定价：0.48 元

责任编辑 陈乃祥

序

散文的冷落，是近年来常常听到的话题。这不过是相对于小说、诗歌而言。寂寞中的散文之苑，还是不断有一些顽强的小花开出来，为文坛悄悄添上一点别样的色调。

也许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独爱这寂寞中的散文。每逢新花初绽，不免为之雀跃。近闻一凡将其新作散文结集《啼鹃》，此情更甚。

七九年，筹创《散文》月刊时，经辗转相传，我读到一篇题为《画像记》的稿子。看文字，不象出自新人之手，查署名，却是个十分生疏的名字——陈一凡。

办刊物，愁的就是没有高质量的稿子，作者名望如何，倒是次要的。《画像记》经从社长到编辑多人传阅，一致认为来稿中的上乘之作，决定在创刊号上刊出，并约作者继续写新作。这样，我与一凡建立了联系。

对于一凡的情况，最初我几乎一无所知，只是从作品中看出，他有较厚实的文字功力。一凡来信，很少谈到自己的境遇，他说，《画像记》之类文字并非所

长,他想写一点自己久已想写的抒情小品。果然,以后陆续寄来的《风雨三章》、《初夏》、《啼鹃》等文,一改前风,变平静、幽默而为沉郁、激奋。其时正是一九八〇年,思想解放的东风已吹遍神州大地。一凡的散文应运而生,在新时期的呐喊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他一篇一篇地写,我一篇一篇地发,通过作品,渐渐对他有了一些了解。

他写风雨:“电光下,只见枯枝败叶当空乱舞,污泥浊水四处潰流;蝙蝠惊飞,麻雀哀啾”;“有人却推开窗户,仰面向天,大口大口地吞风咽雨。风狂,雨骤,不偏头!吞呀,咽呀,没个够!”不是风雨中的过来人,哪里会写得这样真切?

他写杜鹃:“老是叫着,叫着,把舌头叫破了,满嘴淌血,还是叫个不停”;“她带血啼鸣,既不是催种,也不是劝归,而是在呼唤逝去的东风啊!”这也是作者当年心中的呼唤吧?

这些,只是我独自的默想,从未写信问过作者。可能由于彼此都忙,我们象是约定好了,互相比着写短信,除了必要的几句话,没有任何虚言套语。三年后,当我离开刊物时,我们一直只是书信往还。

听到我的调动,他破例写了一封长信。那是一九八二年的岁末。“外间在收看电视,笑语不断,我却独自关在屋里给你写信。斜揭窗帘,遥望北方,仿佛见你也在灯下凝神握管,远念故人……”他的话似

乎在心中蕴蓄已久，只是以前拘于作者与编辑之间的关系，未曾倾吐。我的离去使他解脱了某种束缚，才放任感情的奔泻。他一一历数经我发出的九篇稿子（这是我都不曾计算过的），颇为感叹：“三年来，尽管我们一直无缘见面，但我早已把你看作难得的知音，而今知音已去，流水谁听？”

我珍重这种感情。由此也对他的为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
直到一九八三年春天，在南京的一次散文座谈会上，我们才第一次见面。几天的相处，证实了我以往的猜测。和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，一凡也走过曲折的生活道路。他幼习填词，酷爱文学，正当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年龄，命运突然发生转折。短暂的青春留下一点怅惘就杳然逝去，此后的风雨年华重铸了他的性格。他为人内向，寡言少语，内心世界却异常丰富。他淡于人事，无所祈求，欣逢万物复苏的时节又不甘以往的荒芜，于是把一腔深情尽托于文字之中。

一凡的散文是他人格的写照和延伸。严谨、含蓄，却于典雅之中稍欠洒脱。他的幼学使其文字富有韵味；而过分注意形式的规整，又使人略生拘促之感。他文章的得失和为人的长短是一致的。

平日读古文名篇，常为其行文的谨而不拘所叹服。方寸之间，游刃有余，百数字内，变化无穷；形式

的规范和情感的鲜活,文字的严谨和气韵的生动,出自一体;于凝炼中求得丰富,于限制中求得自由。这是艺术臻于成熟的标志。

我国的散文传统源远流长。对于后学,这是宝贵的遗产,也是一种束缚。有志者当追随时代的脚步,促进散文的新发展,创作出无愧于先人,无愧于时代的作品。至于文情的冷暖,倒是不足多虑的。

一凡长我,由我作序本不合时尚。但作者一片诚心,应以诚心相答。只有倾平日所思如前,与一凡共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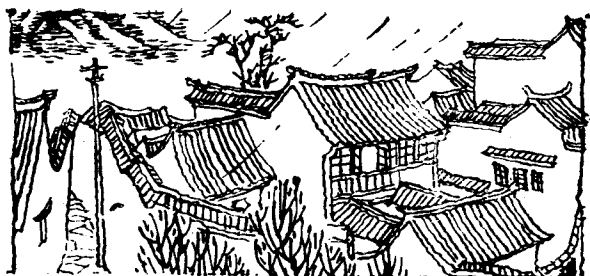
谢大光

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二日

目 录

序·····	谢大光
风雨三章·····	1
初夏·····	5
啼鹃·····	9
青青的小竹林·····	19
遥远的歌·····	24
东山“飞游”记·····	33
月问·····	38
“阿痴”忆语·····	42
新绿絮语·····	48
微雨花桥路·····	51
春来江水绿如蓝·····	57
观舞龙记·····	61

东郊风情录.....	69
乡居偶记.....	79
湖情三忆.....	88
画像记	102
柳絮絮话	105
散文的声音美	110
后记	124



风 雨 三 章

听风听雨，时有所感；枕畔觅句，足成三章。

—

破晓梦回，宿困未消，忽听得窗外传来一阵阵窸窣窸窣的声音，象下雨，又象落叶。记得二十多年前，我住在家乡泖湖边上，中夜醒来，也常常听到这种声音，有一次还写下了两句诗：“小楼一夜浑难辨：细雨声耶落叶声？”后来读了《齐物论》和《秋声赋》，才知道这就是庄子所说的“天籁”；如果出现在秋夜，那就是使欧阳子“悚然而听之”的“秋声”了。

此刻我听到的就是这种声音——不过不在秋夜，而在春晨。春天哪来落叶？那肯定是下雨了。雨声揉碎了枕上的残梦，残梦化成断断续续的思绪，在脑海中交叉复叠——象失去中心的意识流，又象别出心裁的蒙太奇。

一串古诗句裹风挟雨，跃上心头：“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！”哦，楼外那株含苞待放的早桃不知怎么样了，真叫人担心……“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城中的风雨其实未必比乡下厉害，只是城里人种的观赏花木比较娇气，所以一见风雨就犯愁，不象乡下的野荠菜（别看它长得又扁又小！）经得起风吹雨打……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多少年没听见卖杏花的叫声了，只在深秋时节，偶尔从巷口传来一两声叫卖白兰花的：“白兰花要哦？两分钱，香三天！”那声音开朗而甜润，绕耳三匝，戛然而止，不象从前的卖花声那样拖着沉坠的长尾音，色调苍白而凄惋，象何为同志在一篇散文里比喻的“写在落寞的路边街角的一首凄凉的小诗”。是啊，黑暗年代的“夜来风雨”早已销歇，卖花声里也灌满春光了。

“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”……“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……

咦，尽想这些干什么！猛忆起一位医生的告诫：“黎明前那种朦胧恍惚的精神状态是最伤身的，那是神经的锉刀，疲倦的酵母……”蓦地一惊，微睁眼，风何在？雨何在？但见一片晨曦抚窗台。

二

夜半时分，头顶上响起一声疾雷，“列缺霹雳，丘

峦崩摧”，霎时间风雨大作，酣畅淋漓，仿佛千军万马从天而降，惊涛骇浪倾海而下。

豪雨挥铁臂，闪电甩长鞭；天公好象发了狂，拚命地抽打着地面。地面猝不及防，颤抖着，挣扎着，喘息着。

电光下，只见枯枝败叶当空乱舞，污泥浊水四处溃流；蝙蝠惊飞，麻雀哀啾，旧世界的末日呵，已经临头！

可就在此刻，有人却推开窗户，仰面向天，大口大口地吞风咽雨。风狂，雨骤，不偏头！吞呀，咽呀，没个够！

“万木无声待雨来”。果真无声吗？不，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！无声中孕育着骚动，无声中蕴酿着轰鸣，无声——正是暴风雨的前奏。前些日子令人窒息的闷热，已经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必然来临；干涸的心呵，早就象高尔基笔下的海燕，“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”。

蓄之愈久，发之愈烈；一发如泻，不可阻遏。自然界如此，人间世又何尝不是如此？

三

晨起推窗，但见山阴树润，翠添涨活；楼下那片青草地，每一茎光溜溜的叶尖上，都噙着一滴晶莹的喜泪——夜来又下了场微雨。

我赞赏暴风骤雨，但更喜爱和风细雨。

经过了雪虐风饕的寒冬之后，乍暖还寒的百花园，格外需要和风细雨的吹洒。它能催开早春鲜嫩的幼苞，它能弥合严冬肃杀的创伤。

雨量宜小。“有时三点两点雨，到处十枝九枝花”。三两点，七八点，稀稀落落，似有若无，这才恰到好处。微雨一霎，接踵而来的便是云淡风轻的“弄晴天”——一种最富有江南春味的养花天气。

雨点宜细。“细雨湿衣看不见”。空濛一片，视而不觉，定睛望去，只见无数游丝在晴空中飘荡，哪象下雨？还有比这更细的雨呢！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——杏花时节的微雨；不但肉眼看不见，连衣裳也沾不湿，这大概就是李商隐在圣女祠前碰到的“梦雨”吧。可不是，象梦一般空幻的雨，怎能沾湿衣裳？

雨步宜轻。它摇曳而来，悄悄地；飘忽而去，也悄悄地。最好是“夜半来，天明去”，既不搅人酣睡，也不影响社员们下地出工。杜甫的《春夜喜雨》诗把这种雨刻划得多么传神：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。一个“潜”字，一个“润”字，写足了春夜细雨的高尚品格：不虚张声势，不哗众取宠，只是默默地洗净轻尘，浸濡芳草，滋润万物。

我赞美微雨精神。

愿这样的微雨洒遍祖国的原野，沁透人们的心田。



初 夏

我合上《芳草》，向窗外望去。

窗外，草色很鲜，很浓，象有谁才替它们上过色似的。三五团飘残的柳絮搁在草尖上，显得分外洁白，轻柔。柳丝氍氍地挂着，尽管日日吹绵，依然绿得可爱。绿阴深处，衬和着活跃的莺声，那“果郭—”“果郭—”的小杜鹃，这些天也叫得更欢了。但你只能听到它叫，却不知它藏在哪儿，这鬼精灵真会躲！

出门去走走吧。在屋里熬够了暮春困人的煊暖，近来我爱在傍晚去郊外散散心。好在住所离郊区很近，三几步就跨到市梢，眼前就是一派乡村景色了。轻衫薄履，信步田头，把白天的尘嚣都撇在脑后，心头感到异样的轻松。刚才飘过的几滴毛毛雨，已经被返照收尽，微热的空气中带着几丝凉意，显得格

外清爽。我解开胸钮，猛吸几口，这才觉察到初夏的来临。人到中年，对时令的变换显然不如年轻时那么敏感了。十多年前，我的眼睛还能捕捉住早春的第一撮柳芽、深秋的头一片落叶；可近年来，感官迟钝得象长了厚茧似的，直到新季节的脚步在身边徘徊很久以后，才在无意间蓦然发现：呵，春天来了，“又是一年芳草绿”！呵，夏天来了，“数声蝉噤荡扶疏”！惊定之余，每每勾起阵阵沉思。

一缕无名的惆怅掠过心头，但立刻被清新的晚风吹走了。前村传来一群少年欢快的歌声：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……”青春的旋律随风飘来，透过衣襟，灌满了我的肺腑。

我斜靠在一棵挂满蝴蝶花的老槐树上，静静地观赏着眼前的五月风光，象远处端坐不语的群山一样。这里原是一片平芜，三百年前，公子哥儿们常来此地调鹰放马，如今早已变成公社的菜田了。田里种满各色各样的瓜果蔬菜，有的刚刚吐苗，有的正在打朵，有的已经结果，可一色儿都是翠叶离披。越过菜畦，向远处纵目，只见连村带郭，傍路沿川，尽是一簇簇葱茏的树木，一直伸向天际。望不断啊数不清！真是“绿遍山原”。

初夏是美的，那是有别于艳阳春的另一种美。如果说春天的美美在百卉争妍，那么初夏的美就美在万类竞绿。该用什么词来简括初夏的景色呢？“绿肥

红瘦”？不，那写的是暮春花事，“绿暗红稀”——这才差不离！“绿”而“暗”，形容绿的浓重；“红”而“稀”，可见芳华渐渐褪了，但还不是绝无。在哪儿呢？我放眼向四周搜索，哎，找到了，田沟边那丛野蔷薇，不正星星点点地开着几朵小红花么？但那红色似乎很淡，淡得近乎寂寞，尤其是映衬在周遭的浓绿之中，更显得“晚花酣晕浅”。再看那绿，却是层层叠叠，无边无涯，绿得沉，绿得酣，绿得触目生凉，绿得照人如濯；一时凝望出神，仿佛整个天空都被染绿了呢。

沐浴在这片浓绿之中，思想的触须渐渐游动，游向生活的深处。绿，这不就是青春的颜色吗——我想。可是，为什么有人赞美生命常绿，有人却哀叹绿鬓易凋？哦，后一种人大概只是从生理角度去估量个人生命的长度。他们不懂得：红颜会消褪，须发会斑白，思想却可以永葆青春，因为思想能从时代之树的根茎里不断地汲取水分，化合阳光，组成新的叶绿素。他们可能没想到：个人的生命可以溶入事业的大海，把渺小织进浩瀚，使短暂化为永恒。对于“青春不再”、“人生无常”之类的感喟，歌德早就响亮地回答过：“生命之树常青。”是的，生命之树常青！这句美妙动听的隽语，含蕴着绿色生命的真谛。你没见，去年姑娘们精心栽植的两行新柳，今年不已经在河沿盈盈学舞了么？瓜圃也没辜负人，那几

排新种上的蕃茄秧，前天傍晚都在贪婪地吮吸社员们浇灌的氨水，发出“咕唧咕唧”的响声，此刻已在晚风中点头簸脑，摇曳生姿了。黄瓜秧长得更快，几条嫩瓠不久前还在叶底伸头探脑，怯生生地，今晚居然昂首挺肚，在架上打起秋千来了。社员们的心血和汗水渗进了幼苗，幼苗焕发出蓬勃的生机，日长夜大，吐叶开花，终于结出丰硕的瓜果，奉献给它们的主人。那么，瓜叶上流动的点点绿光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菜农的血液和汗珠在闪耀啊！菜农把点滴生命凝聚在瓜果上，那么栽秧的，做工的，教书的，画画的……他们的生命不也都可以物化吗？是的，从事各行各业劳动的人们，都能在各自的工作对象和成果上看到自己生命的延续，它何尝枯萎，几曾凋谢？！

只顾冥思默想，不觉暮色渐深，该回去了。归路上，我随手摘了一掬紫白相间的楝树花。俗话说：“楝树开花，眼皮要用钉钯扒”，这时节人是最好睡的，可今晚我怎么一点没有睡意呢？跨进房门，扭亮灯，在柔和的绿光下，我开始了业余的夜耕——用心和笔，直到群蛙倦鸣、万籁俱寂的时候。

今夜，我大概会做一个绿色的梦吧，比儿时看过《绿野仙踪》后做的梦更加美。